

古識緯書錄解題 (四)

陳 槃

抽譯古識緯書錄解題一至三組、並陸續載本所集刊。今茲編號『四』

者，繼集凡編號言之也。

作者志。

河圖玉版 孔子玉版 『河圖玉版龍文』

河圖叶光紀

河圖握矩記

河圖括地象圖

河圖挺佐輔

經書摘六略

中候邇卻戒

中候勅省圖

中候苗興

尚書刑憲放

春秋佐助期

考經援神契

孝經左契 孝經右契 左右契 孝經左右契圖

左契圖 孝經中契

河圖玉版 孔子玉版 『河圖玉版龍文』

槃按『玉版』，『版』或引作『板』，古字通。

河圖玉版，書佚。今有古微書，黃氏逸書考，緯攬諸輯本。

書以『玉版』名者，謂以玉爲版，刻文字其上。舊說，古文書之珍貴者，皆以玉版書刻之，如云：

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新書胎教。大戴記保傳篇同。）

陛下（文帝）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漢書龜錯傳。）

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史記太史公自叙。）

識緯家謂河神亦往往出玉版圖書，如河圖考靈曜云：

趙王政以白璧沉河，有黑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初學記六等引）

按『牘』者，版牘。『玉牘』，即玉版矣。

拾遺記一云：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

此云堯得玉版于河洛之濱，亦識緯遺說。識緯之書，所佚者衆，此說猶賴拾遺記引用，得保存至今耳。

所謂河圖玉版之來歷，大略蓋如此。

此書自明孫穀，清朱彝尊以下，並以識緯視之。獨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據張湛列子周穆王篇注引河圖玉版，有『西王母居崑崙山』之說，因著其目于神仙家之列。櫟按書中神仙之說，固不止此，如言湘夫人何神（山海經中山經郭注引）；龍伯國人生萬八千歲而死（同上大荒東經注引）；少室山有白玉膏，一服即仙（同上西山經注引）之等，是也。神仙家之書，誠亦往往喜託之玉版，如晉書載記慕容儁傳言，石虎使人搜策於華山，得玉版文云：

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又見十六國春秋二七。）

拾遺記八云：

周羣，妙閑筭術，識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歷術。……羣服其言，更精勤筭術，及考校年歷之運。……

范曄後漢書方術傳敘云：

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

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云：

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

（藝文類聚五五。）

按諸如此類或曰『玉策』，或曰『玉版』。『策』者簡札，其形制同于版，是『玉策』亦即『玉版』矣。此諸『玉版』與河圖玉版不必是一事。然而神仙家喜僞託『玉版』，此與識緯家之傳會河圖玉版，則誠有其極相似處。

謂河圖玉版爲神仙家言，未始不可。然其中亦不乏識緯舊說，如上引堯、舜與秦皇世河神出授玉版之說，是其例。即後來神仙家所傳會之玉版文字，其言天運，曆數，亦識緯遺意。尚書璇璣鈴言：『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藝文類聚帝王部等引）；河圖言：『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槃按，即上文所謂玄圭，亦即玉版。）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初學記九等引）；即其比。語其實，識緯之書，本戰國末年以來之方士所造託。方士，雜學，自神仙以至于儒家思想，無所不包，（別詳拙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故識緯爲書，其內容皆如此，又不獨河圖玉版而已。

此書，東晉人郭璞注山海經，張湛注列子，並已引之，而其始出于何時，今已莫可尋究。書又有所謂孔子玉版者，出于魏初文帝之世。朱彝尊以爲即河圖玉版，曰：

按酈道元水經注引此。（按謂河圖玉版。）又裴松之注魏志云：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武都李廙，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曆數，雖百世可知。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所云孔子玉版者，當即是書也。（經義考卷緯。）

槃按河圖玉版兼言曆運天命，今孔子玉版亦言天子曆數；抑識緯之書，大都託之孔子。然則河圖玉版，亦未嘗不可稱爲孔子玉版。朱說蓋其是矣。然而『玉版』之託，其事匪一。吳 孫皓天璽元年禪國山碑，其紀瑞應也有云：

祕記識文，玉版紀德者三。（全三國文七五。）

此亦一『玉版』也。此玉版紀著吳之德運，與河圖玉版，孔子玉版之紀歷數天命者，同符性質。顧其爲吳國之君臣所僞飾以欺世惑衆者，可無疑義。孔子玉版則出于魏氏，其爲依託，一也。此亦一僞『玉版』，彼亦一僞『玉版』。豈本舊有所謂河圖玉版，魏文，孫皓之流，隨宜增飾其書，以故神其國命邪？將互不統屬，各因玉版刻書，故著『玉版』之目，而其實不過書名相偶合邪？此故未可知。唯後漢書張衡傳言：

永元（章帝年號。）中，清河 宋景遂目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目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注，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

按宋景託稱洞達玉版，推歷紀，知有水災。而讖緯家之稱說『玉版』者，亦不離歷紀，或言禹治水，說具如上。然則宋景之所謂玉版，倘卽是河圖玉版。果爾，則河圖玉版之書，東京早年已有之矣。又題作焦贛之易林，屯之蒙云：

山崩谷絕，大福盡竭。涇渭失紀，玉歷盡已。

此亦由玉歷而推及水災與歷運，與宋景之所謂玉版者，性質類似。果其玉歷卽玉版，亦卽河圖玉版，則河圖玉版之託，可以早推至于西京晚季，因易林已提及玉歷，而此易林，固王莽新朝崔篆之所作也。（據余季豫先生著四庫提要辨證子三，易林；胡適之先生著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搜神記八：『虞舜耕於歷山，得玉歷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按此玉歷，與易林之所謂玉歷，不知是否一事？然云舜得玉歷，無疑爲讖緯家妄說。』）

黃氏逸書考輯本，于河圖玉版之外，又別立一河圖玉版龍文之目。考河圖玉版與河圖龍文，內容故頗有雷同之處，例如『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一事，初學記十九引作河圖龍文，而山海經大荒東經郭注則引作河圖玉版。按此類互剽相襲，本讖緯諸書通有之現象，不足爲異。豈黃氏以爲本自一書，當作河圖玉版龍文。簡稱，故或曰河圖玉版，或曰河圖龍文邪？將別有所據而云爾邪？

河圖叶光紀

（叶、一作汁、一作汗、一作扑、或汴。紀、一作圖、一作篇。）

叙 錄

〔朱彝尊經義考說彙〕 河圖有叶光篇。……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僞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案按河圖叶光紀，河圖汗光篇，河圖汴光篇，黃氏逸書考本所收，凡爲四事，統歸一編，題作河圖叶光紀。緯攷本所輯存者，有河圖扑光篇，文止一則。審二氏所

錄，覈其義類，知篇目雖小不同，而其實是一書。蓋本當作河圖叶光紀。『叶』『汁』字通，（周禮鄉士：『汁日刑殺』。鄭司農注：『汁、叶也』。又大行人『協辭命』，康成注云：故書，『歲』作『叶』，司農云：當爲『汁』。御覽八八一引河圖：『黑帝名叶光紀』；文選明堂詩注引『叶』作『汁』；隸釋一史晨碑同。史記天官書：歲在未曰『叶洽』，歷書作『協』，一作『汁』。『樂叶圖徵』，史記孝武本記索隱引作『汁』，而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及緯略等作『叶』。二字古通，其例多矣。）或作『汗』，或作『汴』，作『汴』者，並形近而譌。前人引書，漫不經意，故『紀』又或作『圖』，或作『篇』。經義考于崑崙類引『叶光圖』，而其說緯則『圖』作『篇』，是其例。

『叶光紀』本黑帝名，河圖：『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玄武』，（御覽八八一引。）是也。託河圖者，謂其書演自黑帝，故以黑帝『叶光』名其篇矣。『紀』者，記錄其文若義，與河圖帝通紀，河圖握河紀之『紀』義同。黑帝叶光紀，省稱作叶光，漢人有此例，如史晨碑云：『昔在仲尼，汁光之精』（隸釋一），是也。有如『紀』連上『叶光』作帝名，則若曰『河圖黑帝』，斯其義爲不完矣。唯其『紀』爲紀錄，故或曰叶光之紀，或曰叶光之圖，或篇，可以無拘爾。

識緯書說云，孔子者，黑帝叶光紀之精，春秋演孔圖曰：

血飛爲鳥，化帛書。鳥消，書出，署曰孔演圖。帝叶光紀制予精也。（稽璠頁三一引。）

此言孔子自承其爲黑帝之所制精，卽黑帝之子也。論語撰考識云：『叔梁紇與徵在禱尼邱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禮檀弓上疏等引。）其義同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亦云，孔子王魯尙黑。）

孔子演陳河圖，識緯亦有說，如易辨終備曰：

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曰。……（黃氏逸書考本頁一。）

易是類謀曰：

命機之運由孔出，天心表際，悉如河洛命紀，通終命苞。（同上本頁十一。）

易乾鑿度曰：

孔子曰：洛書摘六（亡）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

庶人受命握麟徵。（同上本頁五十。）

按曰孔子表闡河圖，洛書；曰孔子冥通河，洛，則孔子與河圖關係之密切，可知。

復次漢人云，孔子固爲漢制作，後漢書 鄧暉傳：

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

按圖錄者，河洛讖緯之屬。孔，孔子。漢爲火德，故曰赤。曰『孔爲赤制』者，謂孔子豫陳河洛讖緯爲漢制法也。班固 典引云：

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後漢書本傳。）

玄聖，卽黑帝之精，卽孔子。書史（後漢書 蘇竟傳等。）孔廟碑（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韓勅造孔廟禮器，魯相史晨等碑，見隸釋一。）及讖緯中（春秋演孔圖，孝經右契等。）類如此說者，屢見，不具舉。

由于此等處，吾人可知河圖而以黑帝叶光之紀名其篇者，由附會孔子爲『叶光之精』也。其所以附會孔子者，由『孔爲赤制』故也。『赤制』，何必託之孔子？時君尊經，尊孔，（此一切讖緯之所由託，當于西漢讖緯考中詳之。）故也。

河圖叶光紀之書已亡佚矣，輯本所有，徒寥寥數事，而又皆言緯象，與所謂黑帝叶光者無與焉。幸其遺義，猶時時見于他說，余輒考而論之如此。

河圖握矩記（記、一作起。一作矩起、無握字。）

敘 錄

〔孫愨 古微書 河圖緯〕曰挺佐輔，曰握矩記，皆以闡運歷之要。

〔朱彝尊 經義考 說緯〕河圖有握矩起。……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爲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侯康 補三國藝文志 諺緯類 朱均 河圖注〕河圖握矩記卽河圖矩起。

槩按此書佚。今有古微書，逸書考，緯攬輯本三種。

『握矩』，『矩』，蓋卽規矩之『矩』。孫愨曰：

五運，三正，安有常期？謂之『握矩』者，明乎皇，帝，王之迭興，各有禎符，

若春規，夏準，秋矩，冬權，可象鑑而不謬也（古微書 河圖握矩記。）

孫愨可注意。此其說，本諸淮南 天文篇曰：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按據漢書魏相傳，此易陰陽說。）按此云規、衡、繩、矩、權五者，皆常用之器物，工具。謂五帝執之者，象徵其法度類此，以此治平天下爾。此曰『執矩』，而河圖之篇曰『握矩』，蓋其取義一矣。

帝王握持衡矩之等以平治天下，其見于書記者，如上述。考漢武梁祠石室畫象，其第一石第二層，有伏羲，（象之左榜，題『伏羲倉精』云云。）女媧，（依瞿中溶武梁祠堂畫象考卷一說。）人首蛇身，交尾之象。伏羲右手持方尺，（附圖。）容庚氏疑以為矩。（武梁祠畫象考釋。）按由兩漢人書說考之，作矩是也。帝王握矩而治，是又漢人意識，今猶可以于遺物中目驗而得之者也。

顧縈于此，猶有未能釋然者，考尚書璇機鈴云：

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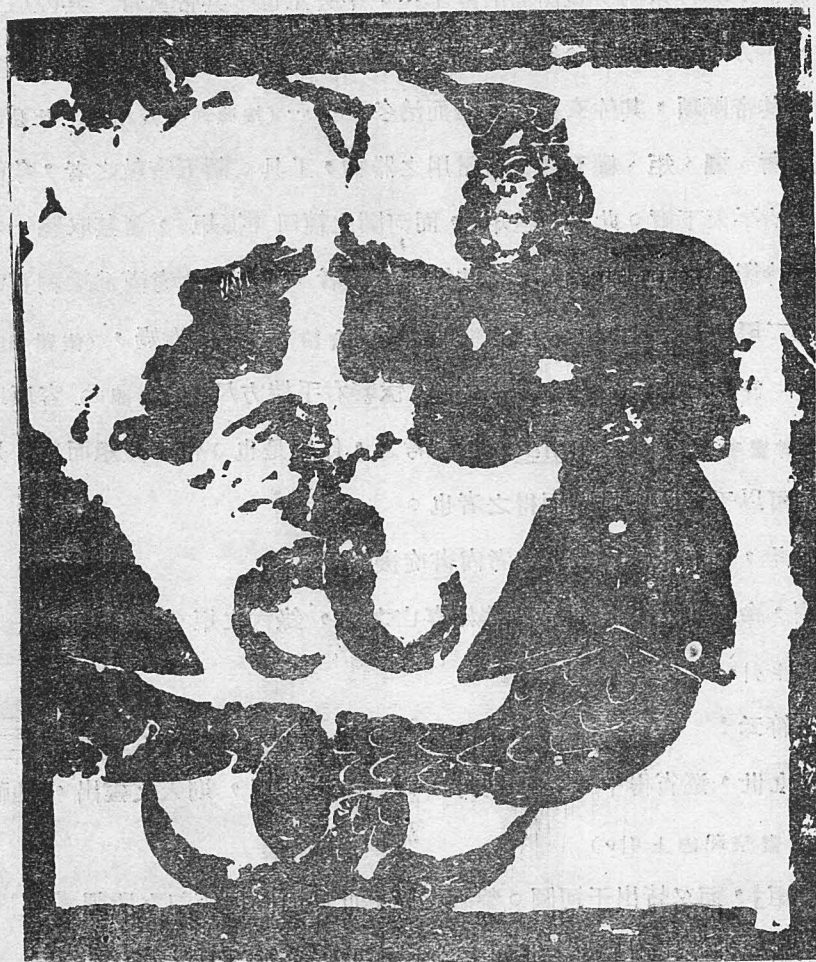
又河圖會昌符云：

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續漢書祭祀志上引。）

此亦並言『矩』，而又皆出于河圖。縈因之頗疑此與河圖握矩記之所謂『矩』，僅可能是一事。果爾，則此『矩』字，非如上述之方尺，實物，而為法矩，道矩。——據上引璇機鈴之文推之，則此法矩，道矩，當是五德終始之歷運；據會昌符之文推之，則是指封禪致太平瑞應之法矩。謂受命帝王則握法矩而治，猶陸賈之言『君子握道而治』，（新語道基。）而曹植 魏德論之言『踵帝王之靈矩』（全三國文一七。），乃至魏明帝詔之言『握皇靈遷興之運』（宋書禮志一引。）云云，抑亦引申之有自矣。——已可引申，亦可通借，故『握矩』不定指帝王，司隸從事郭究碑，『握矩綜（缺）規步履方』，（全後漢文一百五），『規』『矩』對稱，『握矩』即『握矩』矣。

河圖握矩之『矩』，作如此解釋，固義亦可通。然而遺圖故記，則又明明是指方尺，此何邪？豈厥初本指方尺，厥後漸變為抽象之治法，治道，復並行不悖，各是其

是邪？



(據容氏漢武梁祠畫象錄本複製)

朱彝尊經義考 崑緯 河圖類 河圖握矩記下引易通卦驗云：

遂皇始出握機矩。——或作握拒，傳寫誤爾。（按朱氏此處誤。『握機矩』，鄭玄注云，『矩，法也』。易是類謀殿本頁一，『坤拒謀』，鄭注，『拒亦法』。是『拒』『矩』古通矣。亦或作『拒』，已見上。）

朱氏之意，蓋謂河圖握矩記之『矩』，其義與所謂遂皇『握機矩』之『矩』同符其義。此又一解也。今按遂皇此條，以易坤靈圖之說爲完，坤靈圖于『握機矩』下，尙有『是法北斗，而成七政』（古微書本。又逸書考本頁七。）兩句，鄭玄注之云：

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

依此，則『握機矩』者，握璇機齊政之矩法也。然言『握機矩』，人知其爲『璇機』之『矩』也。不然則曰『握機』，（漢人有此辭例，如續祭祀志上引建武三十二年封禪刻石文曰：『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或曰『執機』，（逸書考本通卦驗頁三：握合元斗，執機運元。）或曰『握璇機』，（黃香九宮賦：『握璇機而布政。』見全後漢文四二）亦自昭皙。但曰『握矩』，安見其必爲『璇機』之『矩』乎？（逸書考本易通卦驗頁二：『燧人之皇沒，虞戲生，本尙芒芒，開矩聽，八蒼靈。』此『矩』字，鄭玄注亦以『握機矩』解之。然此蒙上『燧皇始出握機矩』之句，故辭義始不隔耳。）朱說豈其然耶？

河圖括地象圖（一無象字，一無圖字。）

叙 錄

〔鄭玄注〕廣被不遺之謂『括』。『象』，猶貌也。審諸地勢，措諸河圖。

（逸書考引清河郡本。）

〔宋均注〕括地象者，窮地儀也。（同上。）

〔朱彝尊經義考芟錄〕按河圖括地象，其言雖夸，然大抵本鄒衍大九州之說。今節錄之，文云……

〔同上〕又核禹受地統書。考禮正義，天子祭天地山川文疏曰：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崑崙者，地之中央，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此即括地象之文。然則括地象又名地統書也。

〔黃奭逸書考河圖括地圖〕按括地圖即括地象，故諸書所引多相同。

榮按識緯書說，括地象圖，夏禹所得，尙書刑德放：

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故堯以爲司空。（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得圖之地點則有二說，易乾鑿度鄭玄注：

得括地象圖於會稽。（逸書考本頁七三引清河郡本。）

按此言禹得圖於會稽。吳越春秋下越王無余外傳亦云：禹于『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所云宛委山，即會稽山之支峯也。

其又一說則云得之河中，尙書中候曰：

伯禹在庶，……握括命，不試爵。……（古微書本。）

舊注：

禹握括地象，天已命之。……

同書又曰：

伯禹曰，臣觀於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

舊注：

河圖，謂括地象。

按禹所得之圖，或曰括墜（古地字。）象圖，或曰括地象，其實是一事。或云得之會稽，或云黃河，此則神話附會，不足辨。得自會稽之說，已鄭注與吳越春秋並同，而河精授禹河圖之說，亦見于尸子。（廣博物志十四引。）吳越春秋，東漢末趙曄所作。尸子即尸佼，本秦孝公時人。二氏之書，固多誤集先秦以來之遺文舊事，然而亦比附識緯。識緯之興，當溯原于戰國晚期。（別詳拙論早期識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但禹得括地象圖之說，究未審起于何時？金鶚氏據此書有鄒衍大九州說，因謂或即鄒衍之徒爲之。（詒經精舍文集十二，緯候不起於哀平辨。）今按書有云：

十代，禮樂文雅並出。（後漢書章帝紀注引。）

九代爲光武（後漢書光武紀，高祖九世之孫也），十代則明帝，是不無頗晚之說矣。豈其書本出于早年，後人加以增竄，遂爾有此邪？經義考說緯直以爲『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所著錄』，余恐其有未允者。

書舊有圖畫，東晉裴秀曰：

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之圖籍，唯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襍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有羈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稱引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湯球九家舊晉書輯

本五，裴秀。）

按裴氏所謂『括地』之『圖』，即識緯及鄭注等所謂河圖括地圖，（文選式補晉書藝文志著其目，止題括地圖，又不詳其至晚亦當出于東漢之世，並失之考。）亦即河圖括地象圖。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三，述『古之秘書珍圖』，有河圖括地象圖十一卷。此與裴氏所論者，當是一書。自此而後，不見著錄。今唯有古微書，（輯本題河圖括地

象。○) 逸書考 (于河圖括地象外，又別出括地圖一種。○) 緯譜 (題河圖括地象。○) 諸輯本。圖則全佚矣。

河圖挺佐輔 (佐，或作左。佐輔，或作輔佐。○)

叙 錄

〔朱彝尊 經義考 卷緯〕核挺佐輔文：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山陵消去。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載之後，天可倚杵。洵洵隆隆，曾莫知其始終。亦用韻語，頗與易是類謀相似。

案按『佐輔』，漢人常辭，例如：

陰藏於虛，而爲陽佐輔。○(鹽鐵論論菑。○)

佐輔斗樞，功冠帝庭。○(全後漢文一百，山陽太守祝睦後碑。○)

神武之王，亦須佐輔。○(全三國文三三，蔣濟闕名篇。○)

而『左』有『手相左助』之義，(說文左部。○) 古與『佐』通，故亦或引作『左』。

(路史後紀黃帝紀注引。○)

稽瑞引『佐輔』，倒書作『輔佐』(頁五四)。按賈誼新書有輔佐篇。○又書傳：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以相輔佐也。(左氏襄十四年傳。○)

唐虞以上，帝皇有號諡輔佐。(漢書古今人表。○)

身爲儒宗，輔佐之純(同上蕭望之傳。○)

易姓代出，輔左應期。○(逸書考本易是類謀頁三。○)

『輔佐』亦常辭。然則作『輔佐』，未嘗不可。

『挺』之義同于出。『河圖挺佐輔』者，謂河圖著錄佐輔者名氏，出示受命之帝王也。建安廿一年綏民校尉熊君碑云：

河雒挺錄，爲國毗輔(全後漢文一百五。○)

按『毗輔』卽『佐輔』。云校尉熊君，國之佐輔，其名字嘗著見于河圖，雒書。此其作者，有見于河圖挺佐輔之類之書說，故其造辭命意則如此也。

以河出圖爲『挺』圖，此固亦識緯常辭：

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卽帝，以授余於河之都。○(古微書

本河圖挺佐輔。)

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丘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

誰亡(逸書考本易通卦驗頁九)。

按曰河龍『挺白圖』，曰『河出圖挺白』，熊君碑云『河雉挺錄』，此與河圖挺佐輔之所謂『挺』，其義一矣。

河圖挺佐輔已亡佚矣，今存古微書，逸書考，緯攷諸輯本，零殘不過數事。所謂『佐輔』者，不知是何等名錄？檢諸他識，言漢輔者，獨數見不鮮，例如張良：

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爲劉帝師。(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引河圖。)

帝劉季，日角戴勝。……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予張兵鈴。(影宋本後漢書，班彪附班固傳注引河圖。)

代者赤兌，……七傑仁出。黃佐命，蒼輔術。——鄭玄注：此赤兌者，謂漢高帝也。代周蒼，故爲赤。赤，火色也。黃者，火之子，故左命，張良是也。

蒼，火之母，故輔術也。(逸書考本易通卦驗頁七。)

易姓代出。輔左應期。——鄭玄注：輔相應期者，若赤王，則黃佐命，(蒼)輔術也。(同上本易是類謀頁十二。)

聖人受命必順斗。張握命圖授漢寶。——宋均注：張良授兵鈴之圖命，以授漢爲珍寶也。(御覽珍寶部等引詩含神霧。)

此外又有蕭何：

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引春秋佐助期。)

曹參，(史記曹相國世家索隱引春秋緯：『參，字敬伯。』)樊噲(御覽人事部一引春秋演孔圖注：『樊噲，感狼精』。按舊注必有據，但識緯原文已佚。)之等。

按上述附會張良之文，連注讀之，則知其說雖散見各篇，而其實淵原則一。于此吾人有應注意者：其一，或曰張良爲漢『佐』，或曰爲漢『輔』，(或曰爲『帝師』，義一也。)此卽河圖之篇之所謂『佐輔』；其二，此傳會張良之文，適有二事見于河圖：因之，繫以爲所謂河圖挺佐輔其書，今雖已無完帙，不詳其所舉似，然至少，張良必是其所謂『佐輔』者之一，蓋可無疑義。

是書之託，不審始于何時？考後漢書文苑下鄭炎傳云：作詩二篇，其二篇曰：

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

章懷注曰：

富貴者，爲人所載於典籍也；（集解引惠棟曰：『人籍，謂引籍也，言富貴得通籍禁中也』。義亦可通。）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按章懷注以『天錄』爲『圖書』，即讖緯。謂蕭、曹之名見于讖緯，固矣。推邈詩之意，則陳平，韓信，殆亦讖緯中人物，故詩終言之耳。蕭、曹、陳、韓之見名于讖緯，余信其亦必如張良之見名于讖緯，由讖緯作者爲阿諛漢氏之受命，製造神話，因連類附會其『佐輔』。此其『佐輔』，上引易通卦驗云，有『七傑仁出』。然則謂其間有陳、韓在，亦不失爲意中事矣。

如余推測爲不誤，則邈氏作此詩時，亦必如上引熊君碑之作者，曾見及河圖挺佐輔之類，故其言云爾矣。據邈氏本傳，此詩之作，在靈帝之世。後因風病，其妻因以驚死。妻家訟之，邈氏繫獄，遂死獄中。時熹平六年也。今姑假定其詩作于熹平之初，然而亦甚晚矣。謂此時已有挺佐輔一類之書則可，謂其書之出亦必在此時則不可。考新朝以至光武中興之世，假託圖書，竄名『佐輔』之事，不一而足，漢書王莽傳：

地皇二年，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因爲焉作讖書。……莽以王況

讖言：荆楚當興，李氏爲輔，欲厭之。……

又後漢書儒林上尹敏傳：

建武二年，……帝召敏博通經記，令校圖書。……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

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

量，竊幸萬一。

按此類詭託讖緯之事，蓋亦可能曾受河圖挺佐輔之類之暗示。以此書已云，漢氏功臣，並于圖書有徵，是其事誠乃天授，前定。時君信讖，遂足以啓狡猾者之奸心，從而作偽，以售其術。尹敏云，嘗見『前人增損圖書』，可見光武之世，尹敏以前，類如此事，已匪一端。然而不可謂即始于光武之世。王莽季末，李焉已爲之于先矣。然李焉亦必有所受之。謂挺佐輔一類書說，前于此即已有之，豈不然乎？

雒書摘六辟（六，一作亡，一作三。）

按此書佚，今有古微書與黃氏逸書考輯本。

『六』，易通卦驗，（見後。）路史循蜚紀注並作『亡』。路史前紀二泰皇氏紀引作『三』。

今按『摘』同『撻』，發也。（詳後中候摘雒戒解題。）『六』，蓋當作『亡』。（作『六』或『三』者，並形近致誤。）『辟』者，君。（爾雅釋訓。）『摘亡辟』者，舉發即表著亡國之君也。易通卦驗：

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胡之名行之，名行之萌，秦爲赤牖，非命王。（殷本頁四。）此讖緯作者依託孔子摘發雒書摘亡辟之辭也。可注意者：（一）洛（同雒。）書摘亡辟，『亡』不作『六』或『三』；（二）摘亡辟云，『亡秦者胡』；孔子摘讖之辭曰，『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此二『亡』字，與書題摘亡辟之『亡』字互應；（三）『摘亡辟』，義即摘發亡君。而易乾鑿度下云：

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易麻曰陽紀天心。別序聖人，題錄興亡，州土，名號姓，輔爰符。亡殷者紂，黑期火代。（一作戊。殷本頁十。）

按此亦依託孔子之說，與上引通卦驗文是一事而微異其辭。曰『題錄興亡』，曰『亡殷者紂』，此亦摘發亡君也。然而其引摘亡辟也，『亡』乃作『六』，是其誤。

復次雒書靈准聽曰：

洛水地理，陰精之官，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瑞。按河合際，居中護羣，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逆名亂教，摘亡弔存，故聖人觀河，洛也。（古微書。初學記六引作河圖。）

易是類謀上曰：

命機之運由孔出，天心表際，悉如河洛命紀，通終命苞。乙錄摘亡，去惡降災。——鄭注：摘其辟君，爲惡君之名。（殷本頁五。）

按此亦言河圖，洛書，言『摘亡』，然則洛書有『摘亡』之篇，似無可疑義。上述通

卦驗一節，亦見于河圖祿運法，（逸書考引清河郡本。）而『摘亡弔存』則作『弔亡摘存』，蓋誤倒。按，『摘亡』，常辭，例已如上。又易通卦驗中屢見，如云，『七九摘亡』，（殿本頁二，頁三，頁四，凡三見。）『摘亡據興』，（同上頁五。）是也。孝經鉤命決云，『引興摘暴』，（文選博奕論注引。）此『摘暴』，即摘發暴惡之辟君，其用意與『摘亡』同，因論之。

前人亦有誤信『摘亡』當爲『摘六』者，孫穀之言曰：

此蓋祧諸帝矣，而崑於茫渺之代，間取其道德尤元者，斬于六君云。（古微書摘六辟。）

毛奇齡曰：

『辟』者，君也，主也，謂摘主十二月之卦，以立歲紀。止言『六』者，陽該陰也。（毛西河全集，河圖洛書原舛篇。）

按毛說殊紆曲。摘主十二月之卦而云『摘六辟』，不辭，且無佐證。孫氏之所謂『六君』，蓋指『六皇』。摘六（亡）辟曰：

次是民沒六皇出，天地（初學記二九引春秋命曆序，無『地』字。）命易以第絕。（路史前紀三，循蜚紀注引『絕』作『地』。）——宋均注，次民沒，民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此下人數者也。（古微書本。）

依宋均注，自次是民以下六代，爲『六皇』。今據春秋命曆序，其名錄當爲：

辰放，六頭四乳，號曰皇次屈地勃（古微書本摘六辟，『屈』下有『出』字。）駕六飛麟，從日月飛。治二百五十年。離光次之，號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皇，出地衡，在位五百六十歲。次後有人，五色長肘，號曰有巢，治五百九十歲。鯀溫次之，號曰遂皇，冬則穴居，夏則巢處，燔物爲食，使民無腹疾，治五百三十歲。忽彰次之，號曰庖羲。（逸書考引清河郡本。）

茲所述共五皇，合上引辰放計之則六皇。何以知『六辟』即『六皇』？又何以知『六辟』非『亡辟』之譌？孫說未周，今亦只可存而不論。

中候擿雒戒（擿，一作摘。戒，一作貳。）

繫按書佚。今有古微書，通德遺書，玉函山房，緯齋，黃氏逸書考諸輯本。

撻雜戒者，尚書中候之一篇，故系以『中候』。『中候』之解，別詳專篇。

『撻』或引作『摘』，古籍中有此比，如論語撻輔像，『撻』或作『摘』；（詳解題。）
論衡程材篇：『儒生撻經，窮竟聖意』；別通篇：『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所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或曰『撻』，或曰『摘』：是其例。考『摘』，『他歷切』（集韻錫二三）；『撻』，『吐歷反』（漢書楚元王附劉向傳注），二字音同；又並有『發』義：

乃著疾讒，撻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撻，謂指發之也。同上劉向傳。）

其發姦撻伏如神，皆此類也。（漢書趙廣漢傳。）

臣謹撻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後漢書賈逵傳。）

步變撻微，通洞密至。（同上天文志上。）

按『撻』之訓發，由上例觀之，固已甚明。

天地穹冥，精皇炳辟，河雒摘靈。散六制二，百生師經。（隸釋一，韓勅修孔廟後碑。）

摘隱取伏（伏），訓承賢良。（隸釋七，祝睦後碑。）

包洞典籍，刊摘沈祕。（蔡邕琅邪王傳蔡君碑。本集。）

此作『摘』。按廣韻：『摘，發也』。（錫韻。）然則曰『河雒摘靈』，猶言『河龍圖發』；（路史黃帝紀注引龍魚河圖。又詩文王敘正義引春秋說題辭。）言『河出圖，洛出書』。（易辭繫上。）原舊說以爲神靈則使河洛出圖，書。以言其神，故曰『靈』；直言其所出事物，故曰『圖』，曰『書』。或曰河洛發靈，或曰河龍發圖，其實一矣。至云『摘隱取伏』，云『刊摘沈祕』，訓『摘』爲發，義亦得通。然則『摘』之與『撻』，音義並同，故古籍多通作矣。古微書本乃于撻雜戒之外，又別立摘雜戒之目，分一書爲二事，是其誤甚矣。

『撻』（或摘。）之義已爲『發』，是撻讖緯，卽舉發讖緯，同時亦可作爲發明讖緯之大義。此本漢人常辭，上引『河雒摘靈』云云，已是一例矣，茲復揭示三事：

鈎河撻雒，却揆未然。（隸釋一，史晨碑。）

高祖初起，運天符命，序秦，撻楚，遂定漢基。（隸釋九，北軍中候郭仲奇碑。）

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撻變象，呂求天意。（後漢書李固傳，奏對。）

按上引文言『天符命』者，天授之瑞應，受命之徵符，讖緯圖書自亦包括其中。『斥秦撻楚』，『斥秦』，蓋如言『秦失金鏡，魚目入珠』；（白帖鏡引尚書考靈曜。宋均注：『金鏡喻明道也。魚目入珠，言僞亂真也。莊襄王納不韋之妻，生始皇也。』）『亡秦者胡也』（錄圖書，見史記始皇本紀。）之類是也。『撻楚』，蓋如言『（孔）子曰，天下已有主矣，爲赤劉。陳，項爲輔』；（黃氏逸書考引清河郡本孝經右契，）『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獵國』（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春秋考異郵。）之類是也。言『開石室，陳圖書』，『指撻變象』，此『圖書』，亦讖緯。至云『鈞河撻雒』，則不待解說自明矣。

撻發雒中所出圖書，豫爲訓戒，書以撻雒戒爲名，其義當在此。檢書辭有曰：

成王觀於洛，沈璧，禮畢，王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止躋于壇，赤文成字。（初學記鱗介部引。）

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事。（古微書引。）

按本書此處拈出『戒』字，正與書題『戒』字緊應。書又云，成王禮于洛，（同雒。）洛龜出書。是則『撻雒戒』者，撻發此雒書，垂爲訓戒耳。所謂『五百之戒』，本于孟子公孫丑章之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秦漢間言帝王歷運者，以爲口語。（封禪書：『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新書數寧：『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古微書引尚書考靈曜：『五百載，聖紀符。』逸書考本易乾鑿度頁四七引清河郡本鄭注：『人正百年，地正五百年，天正千年。』）然則書以『五百』爲戒者，意亦謂天命無常，唯德是輔耳。雒書摘六（亡）辟之言曰：

六月辛酉，月犯心，亡，君子戒也。（占經十三引。）

易通卦驗曰：

河出龍圖，授帝，戒曰，帝迹述感，其與侯房精謀。（殷本頁三。）

張衡思立賦曰：

嬴撻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注：謂始皇發讖云：亡秦者胡。後漢書衡本傳。）

是則作讖垂『戒』，『撻』讖豫『戒』，又漢人常言，讖緯常例。而郭仲奇碑『鈞河撻維，却揆未然』云云，雖其未拈出『戒』字，而『戒』之義，亦已顯甚。復考隋書經籍志一，梁代所傳，又有堯戒舜禹一卷。然則讖之以『戒』名者，固不惟洛書此篇而已。載籍亦或稱撻維貳，引『戒』作『貳』，余斷其爲形近而誤。

此書之託，不知昉于何時？撻豫戒，既是漢人常辭，而書中又言及『秦漢事』，則是漢人之作可知矣。朱彝尊則疑其爲王莽居攝時所獻書，曰：

按撻洛戒文見於載紀者，有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阼，卽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龍銜甲。又云，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疑是王莽居攝時所獻書。（經義考，毖緯。）

迨鶴壽蛾術編讖緯之言亦云然。槃按莽傳，元始二年，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莽旋奏書太后，盛稱其所謂應時而出之瑞應云：

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

按撻維戒言，周公攝政，休徵之應則有『蓂莢生』，而王莽欲比德周公，亦有『蓂莢』之託。撻維戒又云，『鸞鳳見』，『龍銜甲』。按『龍銜甲』者，謂河龍出圖，而元始五年，王莽作策亦曰：

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崙，出於重瑩。古讖著言，肆今享實。此迺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漢書翟方進附翟義傳。）

按此衆多祥瑞之應，莽實以爲己功，故終之以『俾我成就洪烈』。可注意者，撻維戒言周公所致瑞物中，有『鸞鳳』與河圖，而王莽所託之符應，亦有『鳳』，有河圖，雒書。莽又嘗放周書作大誥，（翟義傳。）而今撻維戒曰，『若稽古周公旦』云云，則爲摹擬堯典，與王莽之喜于依古制作者亦切合。然則朱，迺二氏疑此書爲王莽居攝時所獻，理或然歟？

中候勅省圖（勅，一作敕。）

按『勅』，『敕』古通。書佚，今有古微書，通德遺書，緯攷，玉函山房，黃氏逸書考諸輯本。

『勅省』，義卽誠省，自責。亦作『省勅』，易是類謀曰：

帝世者，必省勅維躬，是類參當於闕。——鄭注，帝世，當世處帝位者，維思言若能自勅省以責其躬，是別其可行之類，參錯其所當爲之際，則所以闕絕亂謀，消息將來之禍。（殷本頁十。）

按讖緯曰『省勅』，鄭曰『勅省』，一也。此本五行家『變復』之說，（論衡感虛篇：『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黃暉校釋引沈濤銅熒斗齋隨筆七，變復家：『……後漢書郎顗傳，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明達變復；楊賜傳，……圖變復之道。……』）謂災變之起，由于政失；消復之道，人君當自誠省。後漢書郎顗傳：『詣闕拜章曰，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呂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是也。

輯本勅省圖遺文，變復之說，今則無可考者。然他讖緯中，可以鉤驗互校，資以發明之處固甚多，唯『勅省』，或作『省勑』，已前見。又或作『自勑』：

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勑厲。（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春秋感精符。）

日久不明，天子蔽塞，各以其類自敕以消之。（同上書，占經日占引。）

或曰『敕躬』：

敕躬未濟，汲汲孳孳者。（文選顧延之拜陵廟作詩注引孝經鈞命決。）

或曰『省己』：

朔日食，正臣陰，退后妃，以內過省己。（占經日占六引春秋感精符。）

亦或曰『責躬』：

日大色黃，最所極甚，則衆陰惡；氣近傍，則賊度上心；爲刺在左，爲欲諫惡；在右，爲欲立王；在上，爲欲撫主；在下，爲欲易君。若此之變，君急責躬自悔，考過執事，慎其是非，以洽王治也。（占經一引孝經雌雄圖。）

義一也。

此類思想，淵源頗早。尚書 洪範言『五行』，言『咎徵』，『休徵』，言『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按其言『咎徵』，『休徵』，皆繫于人之貌言視聽思心，貌言視聽思心失，則『咎徵』應之；得，則『休徵』隨之。『王省』，『省』即誠省，亦即『勅省』矣。依漢書 藝文志 五行家叙云：『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按五德終始則鄒衍書也。考秦漢間讖緯之託，大都不出鄒衍之徒海上燕齊方士。（別詳拙論早期讖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又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貳、參、柒、捌章。）然則變復家『勅省』之說，蓋亦不能外是。（變復說與春秋災異，易陰陽，明堂陰陽諸等思想，實亦不無關係。今因中候勅省圖屬尚書讖緯，余故上推洪範之說。讀者辨之可矣。）
變復家之說曰：

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三國魏志和洽傳。）

又曰：

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後漢書郎顗傳注引易稽覽圖。）

按變復家云，『莫大於節儉』，與鄒衍『止乎仁義節儉』之說相應。鄭玄單精讖緯，而其申述變復之說，迂闊難施，而鄒衍之術，初亦能使王侯大人『懼然顛化』，而其後竟『不能行之』。彼此之間，較若畫一。非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邪？

讖緯變復說，與鄒衍書說之關係如此，而沈濤云：

史記日者傳數諸占家之名，有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厓家，天文家，太一家，而無變復家。後漢書郎顗傳。……（傳文已前見，今略。）

按日者傳雖不數變復家，然而變復之說，實早已存在。論具如上。即以漢世言之，新語卷下思務曰：

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大小不得相（缺一字。）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缺二字。）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慧星揚（缺二字。）虹蜺冬見，蟄蟲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

又孝武即位初，董仲舒對策曰：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目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本傳。）

又漢書 夏侯勝傳曰：

（宣帝本始）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迺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目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

此其言『變』，言『正其失』，言補闕，言『自省』，無疑即變復『勅省』之說。沈氏泥于變復字面，故不能不求之于東京之世。蓋昧于是矣。

中 候 苗 興

繁按『苗興』者，謂苗裔或苗冑興起也。『苗裔』『苗冑』，自西京末至東漢間人屬文多省稱『苗』，如曰：『紹少典之苗』，（楊雄劇秦美新。）『漢雖唐之苗』，（繁珍本東觀漢記光武皇帝。御覽五二七引同。全後漢文九七引『苗』下有『裔』字，疑誤衍。）『帝堯之苗』，（隸釋五，漢成陽令唐扶頤。）『忠臣之苗』，（同上七，楊統碑。）『蓋堯之苗』，（同上八，衛方碑。）『出自箕子之苗』，（同上九，李翊碑。）『出自帝顓頊之苗』，（同上十一，高頤碑。）『遺苗后稷』（同上，樊敏碑。）之等，是也。今云『苗興』，亦其比。

此書佚，通德遺書，玉函山房，緯攬，黃氏逸書考諸本所輯，都不過如下數事：

契之卵生，稷之迹乳。（詩生民疏引。）

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詩昊天有成命疏引。）

皋陶之苗爲秦。（詩秦譜疏引。）

孔廣林曰：

三王之祖，並立堯庭，並有異徵，故（『中候義明』之後）繼之以苗興。苗興者，

沂三王之自出也。○（通德遺書中候注苗裔篇。）

王鳴盛曰：

苗裔者，聖人苗裔興起也。○（蛾術編，識緯。）

按二氏說是也。然王云『聖人苗裔』，究不免空泛；孔云『三王』，固矣。然既已推及諸秦；秦以後，蓋亦當有漢，故漢爲唐堯苗裔（或曰苗，或曰苗胄，或曰胄。）之說，自西京之末，以至東京一代，隨在可徵。光武世郊祀帝堯議『漢雖唐之苗』云云，已前見；此外又例如：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文選班彪王命論。）

案經考典，河洛祕奧，漢感赤龍，堯之苗胄。○（隸釋一，成陽靈臺碑。）

赤精之胄，爲漢始別。○（同上，孟都修堯廟碑。）

又有作堯後，或赤帝後，或直稱漢曰赤漢，曰赤劉之等者。其辭煩多，不備舉。

復次宋書符瑞志上曰：

（堯）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雒，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

檢文曰『闔色（苞）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漢當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

按此言堯所受河圖闔色（苞）授，其書言虞夏殷周秦漢，並當受天命以有天下也。闔色授，文選孫子荆爲石苞與孫皓書李注引作河圖闔苞授，其文有曰：

弟感苗裔出應期。

按此闔苞授，即符瑞志所謂闔色授。『弟』，當爲『帝』誤。謂堯帝也。『苗裔出應期』，即夏殷周秦漢次第迭興也。○易是類謀鄭玄注：

孔子生蒼之際，應爲赤制。有堯有盛德，其苗應期。○（殷本頁六。）

此亦言堯之苗有赤劉應期，句法與闔苞授密合。闔色（苞）授，據託者云是堯所受河圖。中候苗興亦然。夫同爲堯所受圖書，而內容言堯之苗裔當王亦同，然則闔色（苞）授謂秦以後有漢，則中候苗興自亦不應例外矣。

由西京末葉至中興之世，宣揚漢爲堯苗者，識緯之力爲多，故東觀記光武皇帝紀曰：

自帝（按指光武。）即位，按圖讖，推五運，漢爲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

又郊祀志曰：

（建武）三十二年，太常奏儀制詔曰，今予小子，巡祭封禪，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讖當得是。

賈逵曰：

五經家皆無目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目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後漢書本傳。）

讖緯之說，影響亦至鉅，是以光武推五運，定漢火德（漢書郊祀志贊注引鄧展云，劉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及巡祭封禪諸措施，並與圖讖堯後之說有關。圖讖此說，已人主所崇信，賈逵欲張左氏，遂亦不得不牽引比附于其間，以求自申矣。

何以圖讖堯後之說，竟爾能使當時人主如此信奉？曰，藉此以維繫天下人心，時勢使之，有不得不然耳。後漢書竇融傳曰：

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置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按堯後之說，爲維護漢氏而託，融傳所謂『歷數延長』者，是其重要消息之一端。至其所以溯唐堯者，則讀班彪王之命論可以知之。論曰：

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

彪與融生同時。作此論時，適當王莽之敗，光武中興之際。其論漢爲堯後，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與融傳『歷運延長』之說，合而觀之，則一承上，

一啓下。堯後之說，於斯爲首尾具備。彪論雖未提及圖讖託說，然其用意亦必在此，無疑也。

復次王莽自以爲舜後，紹有土德。火德銷盡，土當代興。矯僞圖書符命，班示天下。莽敗之後則有公孫述，妄引讖記，自以爲西方金德。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黃者土德，謂王莽也。（別詳拙撰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弟肆，伍，陸章。）圖讖之說漢爲堯後也，曰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歷數延長，則其爲針對莽述之說而發，所以收拾人心，杜絕奸猾覬覦之念，實甚著明矣。

首先提出堯後之說者，本爲昭帝時之眭弘。漢書本傳稱：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注，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 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眭孟者，眭弘字孟。依弘此論，則漢氏值此災異之興，當効法其祖唐堯之禪讓天下，以承順天意。宣帝 神爵二年蓋寬饒及元帝時京房之奏對，亦主以天下讓賢。（並詳漢書本傳。）雖其未指出漢爲堯後，然大抵與弘同符其意。按此與圖讖之說，完全異趣。圖讖固謂漢承堯祚，積累功德，故歷運延長也。

劉向，歆父子于『發明』漢堯後火德之說，至有關係。漢書 郊祀志 贊云：

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 虞 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

又高帝紀 贊云：

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

也。……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按劉氏父子附會漢氏世系，及其所以爲火德者，其事甚詳，其用意亦與眭弘不類，而與圖讖及班氏王命論之說，則當必一致。（莽傳，劉歆初無意助成莽篡，終乃懼而從之云。）圖讖之託，較劉氏父子之說爲晚，但其思想之淵原，則固在此。

尚書刑德放

（放，一作倣，一作攷，一作收。刑德放，亦或作刑將得放。）

叙 錄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 讖緯類〕宋均書緯注。（元注，璇璣鈴，考靈耀，帝命驗，運期授。）康案書緯五篇，今宋注可考者四，而無刑德放。其爲亡佚無疑，非宋注有所闕也。然今亦不敢擅增。

榮按書佚，今有古微書，七緯，玉函山房，緯齋，逸書考諸輯本。

『放』一作『倣』者，字通，而古籍多作『放』。作『攷』（五行大義論刑引。）作『收』（官本後漢書樊英傳注引。）者，並形近致譌。刑德放又誤作『刑將得放』，則盧文弨氏已辨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周書呂刑篇引。）

云何『刑德放』？『刑』者，殺罰。反面爲『德』。德者，惠愛。二者治國之大端，故古人往往『刑』『德』並舉，如左氏僖二十五年傳：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方。刑，詳，（詳）戰之器也。

佚周書 鄠保解：

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

計倪子 內經：

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

莊子 天地：

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商子說民：

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

韓非子二柄：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說苑貴德：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

兩漢人亦然，如路溫舒上書宣帝曰：

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說苑貴德。）

說苑政理曰：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

法言先知篇：

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

潛夫論忠貴：

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

按以上諸例，其所謂『刑德』者，純據政理立場，其言平易易曉。而陰陽五行家亦有『刑德』之說，如佚周書小開武解：

九紀：……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

管子四時：

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各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

莊子說劍：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大戴禮四代：

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

陰曰刑。

按以上所謂『刑德』者，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非謂政理，治道。然舊說以爲『人法天』，治道之有『刑德』，本取則乎天行之有『刑德』，故鶡冠子 王鈇曰：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無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

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政。

尚書大傳曰：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風俗通義，五帝篇引。）

春秋繁露 基義曰：

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爲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

又陽尊陰卑曰：

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按曰以天之『刑德』爲政，爲『法則』；曰『以此配天』；曰『逆天』『非王道』：諸如此類，卽『法天』，倣效天則之說。『刑德放』之取義，蓋亦在此。趙在翰釋曰：『書道政事，是放天行。陰刑陽德，六合化成』。（七緯，刑德放篇題辭。）其說不誤也。

朱彝尊氏則曰：

按書名刑德倣者，其辭有云，『涿鹿者，竿人頭也；（按黃氏逸書考本引酉陽雜俎竿作豎，頭作顙。）黔者，馬黔，竿人面也；（同上本引酉陽雜俎及御覽刑法部，黔作黥；馬黔作馬羈。）牘者，脫去人之牘也；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剡象七政，牘象七精，墨象斗華』。蓋法家爲之。（經義考卷輯。）

按周書中有呂刑一篇。識緯之家固謂識緯爲聖人之秘書微言，經之羽翼；故由呂刑，遂託刑德放。刑德放曰：『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呂刑正義引。）按書序：『呂命。穆王訓夏竦刑作呂刑』。（僞孔傳『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

布告天下。○呂刑有『五刑』，刑德放亦然。○（占經月占七引。）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大辟之屬，其罰二百』。○刑德放亦云爾。○（同上引。又北堂書鈔死刑等引。）諸如此類，並可見刑德放與呂刑之關係。至其所以名刑德放者，此由呂刑屢屢『刑』『德』並論，如曰：『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曰：『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曰：『有德惟刑』。復因『刑德』一辭，從來習用，故讖緯家遂亦以命其書耳。雖然如此，但『刑德』而繫之以『放』，謂『刑德』『放』效天則，從而附會之以陰陽五行，如曰：『大辟之屬二百，象天之刑』；（書鈔死刑等引。）曰：『剝象七政。日月五星，應政變易。牘象七精宿。變易，即氣色生也』（同上。）云云，此則方士慣技，非復呂刑舊義矣。託讖緯者方士。方士雜學，中有法家其人，不足爲異。然此法家已同化于方士，故刑德放之說乃如此。朱氏云疑法家託之，其說未盡。

『刑德』之書，據漢書藝文志五行家又有刑德七卷，五音奇核刑德二十一卷。王先謙補注引王念孫曰：『兵略訓，明於刑德奇核之數。此即所云奇核刑德』。是五音奇核刑德，兵五行書也。按『刑德』之說，自先秦以來盛行，小數家以爲吉凶，不獨兵家則然，故計倪子內經曰：『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之用。不審，舉事有殃』。○淮南天文訓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雌所居辰爲狀，狀日不可以舉百事』。○（依劉家立氏集證本。）又五行論曰：『月德合者，五行之精，符會爲合也。所理之地，衆惡皆消，百福並集，利於出師命將，上冊受封，祠祀星辰，營建宮室』。○（曹振圭歷事考原引。）

刑德放之託，不知始于何時？白虎通姓名日月二篇俱引之，則其書最晚自西京季末以來有之矣。錢大昕曰：

淮南天文訓言，刑德合四歲而分，十六歲而復合。刑不得入中宮而遷于木。則其說自漢初已有之矣。今依其法衍之，甲己之歲，德在東宮；乙庚之歲，德在西宮；丙辛之歲，德在南宮；丁壬之歲，德在北宮；戊癸之歲，德在中宮；故王莽傳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張純傳云，蒼龍甲寅，德在東宮也。申子辰之歲，刑在東方，子刑卯也。亥卯未之歲，刑在北方，卯刑子也；寅午戌之

歲，刑在南方；巳酉丑之歲，刑在西方，午酉自刑也。翼氏風角云，金剛火彊，各守其鄉。卽午酉自刑之謂也。又云，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卽子卯相刑之謂也。蘇竟傳云，德在中宮，刑在木。謂建武四年，戊子之歲也。此（朱穆）傳云，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乾位，謂北方也。（廿二史攷異，後漢書二，朱穆傳。）

按錢氏推衍『刑德』之法，良便于參考。云其說漢初已有之，亦是也。然不可謂其卽始于漢初。佚周書，管子，莊子，鶡冠子等並有其說；（已前見。）又其法子卯相刑，而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禮檀弓下，杜黃謂晉平公曰：『子卯不樂』；玉藻：『子卯，稷食菜羹』；漢書翼奉傳，上封事曰：『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類卽子卯相刑之迷信禁忌，（詳翼奉傳王先謙補注。）是不可謂其不早。豈謂此等處皆後人增竄之說邪？將錢氏之說，考之有未審邪？

春秋佐助期（佐，一作佑。一期下有占字。）

案按書佚，今有古微書，七緯，玉函山房，逸書考，緯攷諸輯本。『佐』，諸書引同，而後漢書樊英傳注引作『佑』。蓋形近而誤。李淳風乙巳占引占候諸家有春秋佐助期占，則『期』下又多一『占』字。蓋佐助期有占候之說，因之漫衍一字爾。

『佐助』，常辭：

耳目者，心之佐助也。（鬼谷子權篇。）

以佐助邊費。（鹽鐵論本議。）

以佐助百姓。（同上復古。）

（張）博曰，……今欲令（淮陽憲）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漢書京房傳。）

佐助旋機。（同上律歷志上。）

神光佐助。（易林屯之升。）

佐助鴻業。（新論譴非。）

皇太后詔曰。……朕且佐助聽政。（後漢書和帝紀。）

皇太后詔曰，……朕且權理，佐助聽政。（同上漢帝紀。）

上疏曰，佐助諸軍。（同上皇甫規傳。）

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全後漢文八八，仲長統闕名篇。）

如上例，『佐助』之辭，其在先秦，唯鬼谷子中一見，餘皆出於兩漢。鬼谷子駁雜，然則『佐助』者，豈漢人之常辭邪？

『佐助期』云者，易乾鑿度下曰：

帝王始起，河洛龍馬皆察其首；蛇亦然。其首黑者，人正；其首白者，地正；其首赤者，天正。謹其爻生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居應其國中，以動靜逆順。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殿本頁九）

按『佐助之期』，省稱則曰『佐助期』矣。依乾鑿度此說，則所謂『佐助期』者，天地神靈佐助受命帝王之期會。此期會有吉凶徵兆焉，即河洛出龍馬之屬，其首有赤白黑之分；方位則甲乙丙丁之等，各居其國，如甲乙屬東，若甲爲齊，乙爲東夷，王者即起於此國中。（參考鄭注。）此主卦之說也。今檢春秋佐助期遺文，則星占爲多，蓋識緯作者以爲，帝王之起，天地神靈所以佐助之者，其道匪一，天垂象見吉凶，是亦一佐助之謂也。而孫覿則曰：

此主爲炎漢佐命，豫識其籙，故蕭何之狀現于圖文。當時必併及諸傑，後不傳耳。（古微書，春秋佐助期題辭。）

趙在翰亦曰：

聖王代出，輔佐應期。麟徵漢代，星精勳垂。（七緯，春秋佐助期題辭。）
二氏釋『佐助』，專指漢氏輔臣，以其書有蕭何爲昴精諸等說故。此固亦可備一說。
易是類謀曰：

易姓代出。輔佐應期。（殿本頁五。）

冀州從事張君碑曰：

天挺留侯，應期佐治。（隸釋八）

謂帝王受命，輔佐挺生以應期，時人本亦有此一種觀念。然天地神靈佐助之期，不止一端，已如上述。即以春秋佐助期之書論，其星占吉凶之兆，如云：『虞舜之時，景星出房』；（御覽休徵部一等引。）云『五星有入軫者，皆爲兵大起』（續漢書五行志等

引，之等，則『佐助』之事，誠亦多矣。何必定限于炎漢輔佐乎？然則孫，趙之論，未免失之于隘。檢佐助期書中又有曹魏之託說，曰：

漢以許昌失天下。（三國魏志，文帝紀注等引。）

按許昌于漢爲許縣；魏氏篡漢，徙都于此，始名許昌耳。書又曰：

漢以蒙孫亡。（同上引。）

按『蒙孫』，易是類謀鄭注以爲『童蒙之孫』，說者謂指孝獻帝。而章炳麟氏管子餘義大匡篇條，謂『蒙孫』亦稱『曹孫』，故識以『蒙孫』寓曹氏。其說甚博辯。又引華陽國志世祖與公孫述書曰，『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謂『世祖時尚兆未箸，故誤解爲漢帝之名蒙孫者，當亡漢室』；又云，『作識時去春秋近，人人知蒙孫之即曹孫，故以此寓意』。此則非也。識本自託于曹氏之黨，春秋佐助期此說亦爾。世祖之與公孫述書，必經曹魏史臣之竄亂，（後漢書述本傳載世祖與述書，無此識文。）常璩乃不能辨而引之。章氏主古文家說，素不信識，今乃云『蒙孫』之識世祖之世已有之，何邪？夫佐助期之爲書，已有蕭何星精之傳會，是必其識作于漢世；乃復贅此曹氏之識，則其書非一人一時之託，亦可知也。然則孫趙二氏以爲主爲漢劉豫著佐命之勳臣，而忽略其有曹魏之增飾，亦誤也。

孝經援神契（援一作爰。一無神字。契一作挈，

一作𦵏，一作嬰。一無契字。） 孝經古祕援神

案『契』一作『𦵏』，張平子碑云，『識𦵏圖緯之文』（隸釋一九），此『𦵏』與識圖緯文並稱，即援神契之類。（玉燭寶典，稽瑞引援神契，契亦或作『𦵏』。）是『契』亦假作『𦵏』。又有作『挈』者，史晨碑，『孝經挈神』（隸釋一），即援神契。玉燭寶典引有神契音義，亦省『援』字。亦有省『契』字者，翟醜撰援神解詁（詳下。）是也。道藏本山海經大荒西經『白丹青丹』下郭傳則引作『爰神嬰』。（畢氏校刊本已改正。）蓋『援』字脫壞，誤作『爰』；『契』『嬰』形近，故易譌也。

『契』之本義爲書契，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之書契者，古人之書以木札，書而刻之，故字亦作『𦵏』，說文力部，『𦵏，刻也』，是也。亦假作𦵏，或挈，或楔，或刻，詳段氏注。

符信之物事亦曰『契』，說文刀部：『券，契也。券別之書，目刀判之，刻其旁』；曲禮上：『獻粟者執右契』，鄭注：『契，券要也』。疏，『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謂兩家各一之書札，分刻其旁，使可兩合而驗，荀子君道，『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是也。

由上言之，『契』本爲物事，厥後則亦訓爲契合。蓋契所以合信，凡合信之事理亦有契合之稱者，引申假借之辭也。

神乎言之則曰『神契』，此漢人常辭：

是謂氣神合道，契符上天。（素問遺篇刺法論。）

占天知地，與神合契（後漢書方術謝夷吾傳，班固爲文薦夷吾。）

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袁宏後漢紀十六，永初五年劉珍上言。）

（宋）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風俗通神怪，九江條。）

瓊辭麗說，奇枝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崔瑗張衡碑銘，全後漢文四五。）

明略兼洞，與神合契。（蔡邕，太尉李威碑。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

知機達要，通含神契。（蔡邕本集，琅邪王傳蔡朗碑。）

按曰『神氣』『契符上天』，曰『與神合契』，簡言之則曰『神契』矣。孝經援神契之所謂『神契』，豈其取義于此邪？

孝經緯則何爲而有取于『神契』？檢其書有曰：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妖孽消，景雲出游。

（初學記人事部等引。）

天子行孝，四夷和平。（後漢書謝朓傳等引。）

庶人孝則澤林漙，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初學記人事部等引。）

諸如此類，謂孝道與天地神明合契，故神則報之以禎祥也。此其義亦有所本。孝經曰：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感應章。）

按『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卽孝與神契古義。後漢蘇順和帝誄辭云：

大孝備矣，闕宮有仙。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唯一。（藝文類

繫十二引。)

此亦言『大孝』，言『神契』，似可爲孝經援神契名義作一注脚。趙在翰云：『孝通神明，天人契合。援引衆義，山藏海納』。(七緯，孝經援神契題辭。)蓋其說是也。而孫穀云：

此言孝道之至，行乎陰陽，通乎鬼神，上下古今，若執符契也。(古微書，孝經援神契題辭。)

按孫氏云『若執符契』，此符契是實物，似與『神契』之解作契合者有別。考楊雄劇秦美新云：

逮至大新，受命上帝。……天剖神符，地合靈契。

『靈』卽神，『靈契』亦卽『神契』。此『契』與『符』對稱，亦如韓非子主道之言『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二事無疑皆爲實物。大新『靈契』者，由王莽曾矯託符命，故楊氏阿諛之辭云爾也。

復次讖緯之書以『契』名者，援神契以外，更有孝經左契，右契，中契，有詩昌握契之等。此其『契』，卽契券，符信，固名辭也。然則援神契之『契』，卽解作名物，使同于『靈契』，左契，右契之類，似亦未嘗不可。讖緯詭異，用意果何在？今竟不能明也。

援神契之出頗早，『西太守乙卯金』；『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之文，公孫述引之，(後漢書本傳。)是其書王莽末年已行于世矣。然又云，『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文選勸進表注引。)十世者，孝明帝，(易乾鑿度鄭注。)是不無增竄之說矣。又有神仙家言，如云：『椒薑禦溼，萐莆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抱朴子仙藥篇引之，以爲『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又威喜，巨勝本金丹之一種，用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不死。同上書金丹篇詳之。考史記封禪書，李少君亦言，『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然則此類金丹之說，漢武世已有之。讖緯本方士化之儒者所託，是則援神契中此類神仙思想，流傳有自，此則恐未可遽以晚託之說目之矣。

隋志經籍一，箸錄此書云七卷；日本國見在書目九異家說；通志藝文略孝經讖緯類；焦竑國史經籍志二孝經緯類並同。(阮氏七錄箸孝經古祕授神二卷，蓋卽援神

契，省『契』字。各家書目七卷，此獨二卷者。蓋分合有不同也。）其佚，不審始于何時？四庫提要經總義古微書提要云：

顧炎武日知錄又稱見孝經援神契。然援神契則自宋以來不著於錄。殆炎武一時筆誤，實無此書。

今按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亦著此書，則不可謂宋以來不著於錄矣。焦志多依舊錄，非全由目驗，豈于援神契亦無例外邪？

又此書隋志以下並云宋均注。宋均，康成弟子。（孝經御製序注正義引宋均詩譜序。）均以前有翟酺者，嘗于安順間撰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後漢書本傳。）蓋援神卽此援神契；鉤命，孝經鉤命決也。（姚振宗後漢藝文志云：『按七經緯，孝經有此二篇，而隋志言，七緯之外又有此二篇，似漢時孝經緯有兩本：一在七緯中，一別本單行，其文或不同。翟氏所解詁者，或別本也。』）據華陽國志廣漢人士贊則云，酺著援神經說，而朱彝尊則又引益部耆舊傳，謂此乃酺弟子縣竹杜真字孟宗者所撰。（經義考二六七，慈緯。）未渠詳也。

與宋均同時有宋衷者，（劉表五等從事，見藝文類聚三八等引王粲荊州文學記。經典釋文序錄，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書表傳有宋忠，集解引惠棟曰，衷與忠通。）亦注援神契。均，衷氏同，故二人注易相亂，『如神靈滋液則犀駭雞』一條，注云，『角有光，雞見而駭驚也』，舊輯本並據文選蜀都賦注引作宋衷注。○槃檢唐劉廣稽瑞頁三七引『其角光，雞見駭之，今之通天犀也』云云，與蜀都賦注所引雖詳略不同，却正是一事。然彼乃作宋均，不云宋衷。

玉燭寶典五引有神契音義；日本國見在書目九異說家有孝經援神契音隱一卷，不審誰作。

以上諸書，並不傳，唯宋均所注，今有古微書，七緯，玉函山房，逸書考，緯譜諸輯本。逸書考本所得獨多，而槃以易緯乾鑿度鄭注，大戴禮注，（盧辯。）玉燭寶典，稽瑞，燉煌瑞圖殘卷，緯略，張淵觀象賦注，列仙傳，（郭元祖。）五雜俎（謝肇淛。）等校之，所補亦數十事。（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卷子二六八三號亦引是書；今無由見之。）然未遽卽以爲備也。

孝經左契 孝經右契 左右契 孝經左右契圖

左契圖 孝經中契

案按諸書佚。左契，右契，中契並宋均注，今有古微書，玉函山房，逸書考，緯諸輯本。

左右契圖，隋書經籍志一孝經內事下注云：『梁有孝經左右契圖一卷，亡』。鄭樵通志藝文略孝經識緯類著錄二卷。蓋梁代已亡，唐以後復出。焦竑國史經籍志二孝經緯類著錄與通志同，但是否此時其書尚存，未詳。

左契圖，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三：『古之祕畫珍圖，今粗舉領袖則有孝經左契圖』。

以上諸家所據，蓋卷帙有分合之不同，故卷目亦互異。又古籍多有圖，故箸『圖』字。古人省稱，或則其圖已亡，則亦略去『圖』字。如左契，右契圖，當是一事，非二書也。

此云『契』者，指契券。契券者，符信之物事，分爲左右，各執其一，以爲信約，故有『左契』『右契』之目。韓策三，『或謂韓公仲曰，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契以右爲尊，左爲下。言執右契，則知其有執左契者矣。亦或作『券』，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蘇代說陳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是也。亦或作符，易林二，大畜之未濟，『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然古亦但有左右契，無所謂『中契』。孝經中契云云，其名義未詳。意者其書有三卷，左右之外復有其一，則亦漫曰『中契』歟？

識緯書說則亦何爲而取義于左右契券邪？易林頤之井曰，『言無要約，不成契券』。蓋託識緯者神其書說，謂其效驗如左右契之不失要約耳。太平經曰：

古有聖賢，但觀可得天教勅，即自知優劣矣。願聞教者，使誰持往（經）文，然或（？）爲其生賢，輔助其治。此若人家將興，必生賢子也。或河洛爲其出應文圖，以爲券書，即是也。（卷四七）

又曰：

吾言乃天明券書，不失也。（卷一一五）

按此經言，信奉天道，則天或應以河圖，洛書，以爲券書；又以神言『乃天明券書』。券書卽『契』書。然則孝經此緯以『契』爲名，則其義可知矣。

由太平經爲東漢間道書，於是繫復連類而憶及神仙家言之抱朴子。考其書遐覽篇，言諸道書有左右契一種，與玉歷經等並列；又祛惑篇記，五原蔡誕言從崑崙還。崑崙有五城十二樓，中有毒獸惡鬼，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又登涉篇云，『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者，鬼不敢近人也』。依此則左右契者，託者以爲老子書也。孝經左右契者，舊以爲經之緯，則是推本孔子之書也。二事似不得相提並論。然而問題有可以提出者，識緯書，方士所託，多道家言，（別詳拙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肆。）卽以孝經緯論，援神契中卽不乏道家之說，如抱朴子云，左右契可辟邪神惡鬼，而援神契亦云：

欲去惡鬼，須具五刑，五人持大斧，著鉄兜鍪驅之，常使去四十步，不可令近人。（書鈔兜鍪等引。）

此文不見于今輯本之孝經左右中契中。然援神契與左右中契之說，大都重複互勘，因之繫疑此必左右中契中舊文，左右中契已佚之，而援神契獨得保存至今耳。果爾則所謂老君左右契，與孝經左右契，實關係密切。豈其書本出道家，方士化之儒者竊襲其說，附之孝經，故以爲孝經緯邪？將其書本依託孝經以行，道家割裂其說，特託之老子，故又有老君左右契之目邪？考袁宏後漢紀二六，紀王允奏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卻災邪，有益聖躬。靈帝詔曰：

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卻邪者也。

按孝經左契云：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大孽消滅，景雲出遊。

（藝文類聚一等引。）

云『大孽消滅』，此所謂『消災』也；前舉『欲去惡鬼』之例，此所謂『卻邪』也。然則孝經六隱事，似與孝經左右契之內容無殊。果爾則孝經緯中之有此類思想，至遲自東京晚季已來則既然矣。

得家報，生慈旣于一月廿五日（農曆去臘初八日）晚見背矣。天地間，榮今遂爲無父無母之孤兒矣。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生不能事之以禮，沒不能葬之以禮。南北東西，轉徙流寓，守闕抱殘，徒空文自託。欲報之德，此德罔極。哀哉已矣，雖有百身，亦何贖矣。民國卅八年三月十七日稿竟，因泣志。